

春
秋
輯
傳

416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元春

謄錄監生臣馬祖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傷股而

退莒人行成齊侯將為滅紇田滅孫聞之見齊侯與

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按滅紇之言其喻齊

也中傳言武仲以智自免也杜氏曰因伐晉還襲

莒不言遂者間有事滅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

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

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

以上為陶唐氏

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

在

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

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于唐周成王滅唐遷之于

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于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

晉主夏盟

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垂世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

黃帝堯舜

其次有立功

禹稷

其次有立言

史佚周任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

姓受氏以守宗祊

祊廟門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

者不可謂不朽于杜氏曰賀克樂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豹如晉以雍榆之次為

功晉照其偽而有言焉故羯侵齊以悅之魯若移其
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則豹不必往羯不必侵也

豹之如晉賀克樂氏羯之侵齊為晉報伐夫當事而
救不能致力既退而侵何益於晉何名於齊事大睦
鄰交失之矣

夏楚子伐吳

左傳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疆

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

啟疆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還

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使陳無宇從薳啟疆如

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莒邑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公作陳儀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杜氏曰夷儀本
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
還救鄭夷儀諸侯 汪氏曰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則書

伐書救此書伐鄭不書以救齊不予楚人之救也晉

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乃能合四國之君以伐
鄭此可以觀夷夏之得失矣師克在和不在衆豈不
信然又曰伐而不果救不及事晉霸之衰可知矣
春秋所以不書諸侯之救鄭也按夷儀之役不能
正齊之罰而徒致棘澤之師以為鄭患其救不足錄
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諸侯救鄭不書故以會致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反

卷九

左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宜咎陳

大夫鍼子八世孫在楚為箴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左傳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賜之大路

按郊王城也於是穀洛鬪毀王宮晉不能為王城之而齊為義舉也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嘯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餧四穀不升謂之康也五

穀不升謂之大侵

傷也

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

塗弛侯

廢侯不燕射

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

布修列也不制不更

有造作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薛氏曰民有

殍為大饑國無凶荒之備一大水而民有殍無政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壯鄙

左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

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

寇不為
寇害使民不嚴欲得
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空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

棠邑
大夫

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

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

取之

為已
取也

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丁公

臣出自桓

桓公

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

阿崔
子

示陳

文子文子曰夫從風

坎下兑上
六三變為大過

因

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

阿崔
子

示陳

夫變而為異

故曰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

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風能隕落物者變而

且其繇

直又

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

困六三
爻辭

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

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冠易得

不足惜縱使餘人不為崔子者其無冠乎况崔子富貴自有冠也

崔子因是又以其

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

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

疾不視事

欲使公來

乙亥公問崔子

問疾

遂從姜氏姜入于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歌以命姜

侍人賈舉止

衆從者而入閉門

為崔子閉公也重言侍人別下賈舉

甲興公登臺而

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必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

疾病不能聽命

不能親聽公命

近於公宮

言崔子家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

陪臣干叔

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

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

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

八子皆齊臣

祝佗父祭于

高唐

高唐有齊別廟也

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削侍

漁者

監取魚之官

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

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

平陰大夫

于平

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

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

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叔孫宣伯如之在齊也叔孫還齊羣公子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廟太公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